

## 苏杰浩：边界

---

钟林春 | 《中国摄影》 | 2015

苏查的大名，是苏杰浩，我们都不习惯叫。从认识时，他就常常一个人开一辆车，去各地拍照，人却是很安静的。及看到照片，知他内里有一个诗的世界，丰而茂。

2014年夏天，苏杰浩在洛杉矶做了一个展，名为“寻找家园”。这是他目下所有摄影的落点。他说：“透过探索现实与记忆，我想理解的是‘家园’的意义，并试图与之重新建立起联系，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寻求某种归属感或慰藉。”

这样一种找寻，却是如何开始的？所有的憧憬，多少都起于某种匮乏。如他多次说的，自己实在的人生，从十八九岁才开始。在那之前的，近于空迹。他说小时，每被关在屋子里，一个人念书。本要调皮捣蛋的童年，就这么过了。而对于外部世界的种种幻想，又及日后的漫游癖，大抵亦在当时埋下了种子。

他的转折，多少出于一个不幸。初成年时，母亲离世，他一时悲观及底。他况是一个深且长情的人，靠拼命的遗忘，乃至压抑，才挺了下来。日后在他的摄影里，这却成了一个反弹似的，“诸如回忆、追寻、怀念，缅怀多于憧憬，总而言之是面向过去的。”

在那段日子，摄影俨是苏杰浩自我疗愈的一种方式。以没法在家长呆，他一再地出走。摄影与旅行，在他那一开始就是和合的。这种方式，自是时下很多人都在做的。他的自觉，是试图借由整体作品来表达自己的想法，而走向一个更宽广的世界。

我曾见他拍过的一组家乡的照片，取名《回家》，是他短期回乡拍的。拍照用的是数码相机，他似乎不想以一种特别严肃的态度来完成。在那组片子里，更多的是一个个场景，而甚少日常生活。很可想见他当时的心境，有忆念，亦有情，但仍难安住。

杰浩说，“相比起家乡，我似乎对整个中国的土地更怀有爱意，对陌生人的生活 and 命运更有好奇心，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家乡，我们生活的土地。”但他似乎在哪里，目前都还无法安顿下来。来北京几年了，他始终不太适应，不止一次问我日后想搬到哪里去住。他不时地仍想逃离，想去一个更理想一点的居住地。

许久来，他的心，就这样徘徊在逃离与寻觅之间。这成了他的一趟趟旅行，也成了他的照片。

他正式创作用的是中画幅6×7的相机，配的是彩色负片。看他的片子，每觉有一点距离感，但又不太远。按他，就是基于现实，又高于现实。于此，曾予他滋养的艺术家，有里尔克、巴赫和里希特等。他喜欢彩色，他说，自然总是美的。至于黑白的，对他太遥远了，像另一个世界，而他是渴望生活在现实中的。他的片子，大抵光线柔和。或以天气，略见雾蒙，但眼前的一切仍且清晰可见。他回避强烈的光影，不想过于升华，亦不想过于沉重。乍看时，似颇平淡。待细看，实有一点欢乐，甚还有一点幽默，轻的。以他发明的长词，叫“日常中人们片刻浅意识的欢愉”。他说，“我想追求一种中间的状态，希望作品的整体气氛是节制且平静的，欢乐和悲伤都适可而止。”

看他的片子，有时思维会突然的空一下。

大概是因了一种安静，他的照片，有一种时光绵长的感觉。一切好像特别地停了下来。

苏杰浩的肖像照，是我尤爱看的。静，亦美，入心切。他说自己在路上，有时遇到一些人，会被他们的某种气质吸住。他便温文相请，对方接受了，他才拍。专注，会神而视，在某个冥然相通的刹那，按下快门。他拍下的姑娘、小孩，情侣抑或老人，于此时，不如说就是在拍他自己。或者，是拍自己的过去。

他拍的动物，也是在看人。像如山脉的土墙下鸽群的聚与散，他好奇探究的，也是个体与群体之间微妙的关系。最耐我寻味的，是鹿那张，颇有点吊诡。树木就在墙外，一小群鹿关在水泥苑里，愣是出不去。他说，“幼鹿唤起了某种童年的记忆，周遭的水泥围墙在提供保护的同时也禁锢了自由。”

他的那些地景，倒是宽阔了起来，但也冷漠了些。一度，以这心绪上的别异，他曾将所拍地景单独作一组。那种冷硬，我一度误认为有两个苏杰浩。直到晚近，他才尝试将上述几类融合到一块。我一时欣喜，但觉在这更大的地域，更长的时段里，一切阔大自然了起来。

我好奇他怎么看自己的片子。譬如他拍了两处海边的高尔夫球场。有一处，是一个傍晚，正喷洒水，空无一人的，有点奇异和梦幻。照片出来了，旁人观之，或有批判在，但他的本意不在此。“我还是想更多的是去理解和接受，毕竟这是发生在当下的现实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，避开指责，我试图从冲突或矛盾中寻找美感。”他大笑，包容比批判显得好像比较崇高。另一处，他说，“也许是中国人传统的山水情结在现今的呈现，以人造的自然环境作为暂时逃离日常或都市生活的一种去处吧。”

又有一张，是硕大的楼群之间，有刚种不久的小树。这是城市化中很常见的一景，他借此，却仍不是想批判它。他说，当时吸引他的，其实是整体环境的形式感和色彩。进一步细看之后发现大楼几乎都是空的，“高度密集的住宅楼看上去不太自然和入道，树木在其中也显得格外的纤弱。有两个人在遛狗，相当孤立，可能这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娱乐休闲方式，十分平常，然而在这司空见惯的平常之下又蕴含着隐约的张力。”他自嘲有好些照片，这般翻下来真的很乏味。但细看，其实不乏好玩的。如有一张，人们在江滨玩乐，要走时，一群大人在等一个小孩尿尿。他说，“觉得这张照片的情境很熟悉，像是小时候偶尔去过的地方，我拍下它正好也回应了记忆里的某一片段，某种意义上当下与过去相互连通。”

他想愿的家园，显还没有找到。不只在他老家，在走了许多地方之后，仍如此。他的兴趣，倒不在于追究一地的消逝种种，倘若在一时一地找不到宜居的城，他就逃离。仍寻觅不到，他宁可在想象中再造一个。究竟怎么造，他大概有一些基本的念头。但因是在想象中，本也无所谓拆毁的，他尽可一再地搭建。很可想象这时的他，是怡然自得的。只一旦停下来，要他面对日常的生活时，久了又苦闷的。

一路看下来时，可感到他心里还有堵塞，有未化尽的疙瘩。在停下来整理作品，也重新爬梳这一段心路时，苏杰浩用“边界”一词，来概括他的徘徊之心。他说：“在为时多年漫无目的的四处迁徙中，我发现自己似乎陷入一种彷徨无依的状态，十分渴望重续心理上的归属感。这组作品开始于2012

年，我在国内许多城市和郊野之间旅行，重返熟悉的地方，结合了想象中的风景、肖像，以及静物细节，在记忆之上建构了一种静谧、克制的私人叙事，现实与虚构相互映照。我试图透过这组自传性的作品来重现某种家园的意象，并寻求自我意识的统一连续，同时借助于对过去的重新亲近，我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与之达成和解。在这个意义上，《边界》不仅是我漫长旅程的写实记录，同时也是一组亲密的，关于追忆、想象、以及自我慰藉的作品。”

这慰藉，是他自己的，又不止是他的。以一己的块垒之外，困惑他的，原是也困惑了我们许多人的。那是更大的一种存在，抑或趋势，文化的，社会的，国家的，种种。自觉不自觉，我们都陷落在时代所带来的分裂或断续里，不及惆怅。

苏杰浩说，“我忽然觉得，我们这一时代，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日渐强势的同时，文明却未能同步，人们被卷进城市化的浪潮中，记忆被消磨阻隔，处在这样的流变中不知是幸或不幸，该如何去接续起过去、当下和未来，找到我们自身的位置？”

我不知要怎么回答他。宕开冷想，哪里果可找到理想的家园，抑或营造出来？陶渊明的桃花源，是避世的安稳。欧宁的碧山，只是知识分子的折腾。天国若有，毕竟不在现世。而我们食人间烟火之地，或许诚如列维·斯特劳斯说的，没有根本上就是好的，也没有绝对是坏的，总有其好处，亦有其情性。

杰浩大抵也承认这些，只是始终的不太甘心罢了。他的摄影，始终的提防着，不坠入批判的那一面。他记录下自己的观照，又及心绪，但并不更多的指责什么。如他的信仰教晓他的，这那般的论断他人，到底无多益的。他自还有许多的困惑，但拿起相机时，我更多的看到了他的安静。

苏杰浩的内里，始终有一种温厚的真挚。

而他的忧伤里，每有烛光在。他以此婉转传递他以为的美好，他的照片，故而如祈祷一般。

他的力量，在生长，但还不够。如种子落在沃土，要惜，长了芽，亦等得起结实。

至于这周遭的，忆及木心爱引的一句话，要在一己身上克服一个时代。而在未成时，所有身不由己的事，仍以身担起。